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一至七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馮曰琮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一

前涼録二

張寔

張寔一作安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袪功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禄縣侯

建興二年夏五月軌卒長史張璽等表寔嗣攝父位冬十月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勳西夏頃逆賊狡猾侵逼近畿義兵鋭卒萬里相尋奉貢遠珍府無虚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惟爾儁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使持節都督凉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凉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

建興三年冬十月蘭池長趙嬰一作奭上言軍士張氷於

青澗水中得一玉璽鈕光照水外文曰皇帝行璽羣僚上慶稱德實曰是非人臣所得留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遣使送於京師

建興四年春二月實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以來饑旱頻仍殆由庶事有闕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

朝置諫官以匡佐大理疑丞輔弼以補缺拾遺令事無巨細盡决獨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缺則下無分謗羣僚畏威面從而已如此惡專歸於上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開納羣言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實悅從之增瑾位三等賜帛四十疋冬十一月劉曜攻逼長安實遂遣督護王該等率步騎五千人入援京師并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帝嘉之

拜都督陜西諸軍事以實弟茂為秦州刺史是年分金城之令居楊枝二縣又立永登縣合三縣立廣武郡建武元年春正月實猶稱建興五年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將降於劉曜前一日使淑等齎詔於實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沖眇之身託於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於兹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

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聰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刼質羌胡攻没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宫闕胡崧等雖赴國難殿而無效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粮盡人窮遂為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貞勲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頼今進君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

位君其恊賛琅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頼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客遣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齎詔假授臨出寄命君其勉之淑等至姑臧實大臨三日以天子蒙塵謙（一作冲）讓不拜實叔父肅時為建威將軍西海太守聞京師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實以其年老弗許及聞京師陷沒乃悲憤而卒實自稱侍中司空大都督涼州牧承制行事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閬前鋒督護陰預率步騎一萬東

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吴紹各統郡兵為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内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復遺相國南陽王司馬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一作瞻公舉動中被符命勑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决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

為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次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粮盡矢竭璞殺駕車牛以饗士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吾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撫戎將軍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焦嵩陳安舉兵冦隴右東與劉曜相持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惟涼州獨全先是永嘉中長安謡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

涼州倚柱觀一作看至是謡言驗矣

太興元年春三月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於實實遣金城太守竇濤為輕車將軍督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閬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凶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實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莫大之恥而亟欲自尊天不授其圖籙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

表稱聖德勸即尊位一作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實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比至元帝已即位於建康改年太興然實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六年是歲實造刀一百口無故盡生文曰霸太興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署置百官遣使拜實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戸陳安叛保自稱秦州刺史氐羌多應之保

寔迫遂去上邽與別將張春還南安祁山實遣將軍韓璞率步騎五千赴援安退保綿諸保歸上邽未幾復為安所敗遣使詣實乞師實復遣威遠將軍宋毅赴之安乃退

太興三年春正月晉王保為劉曜所逼遷於桑城張春謀奉保將奔於實實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將軍陰鑒監一作逆保聲言翼衞實禦之也會鑒未至而保遇害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實自恃險遠衆

強轉為驕恣時祁山地震從中陶原坂三里冐覆下川忽如見掩坂上草木存焉實寢見所住屋梁間有人像而無頭久之乃滅實甚惡之先是謠曰蛇利砲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夏六月京兆人劉弘挾左道客居涼州天梯第五山燃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千有餘人實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一作沙牙門趙卬等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涉卬信之密與實左右十餘人謀殺實奉弘為主實弟

茂潛知其謀請誅弘等實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不知以其夜懷刃而入斬實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轘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實時年五十在位六年葬寧陵私謚昭公晉元帝冊贈大司馬凉州牧賜謚曰元公及祚僭號追尊曰明王廟號髙祖

張茂

張茂字成遜實同母弟也虛靖好學不以世利營心建

興元年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疾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牧皆不受
太興三年夏六月寔既被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幼冲宜立長君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乃誅閻涉趙仰及黨與數百人大赦境

內秋九月立實子駿為世子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

太興四年春二月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為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諫我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紛一作煩於往每所經

營輕違雅度實非士民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又分武興金城西平安固為定州

太寧元年秋劉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將軍劉咸（一作威）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沸河動地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曜揚聲

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之長史氾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之急且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旰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共觀明公此舉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問於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師握三秦之鋭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

尅南安席捲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内患未除兵士雖多精卒寡少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安能舍腹心之疾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河西耶若二旬不退珍請率敝卒數千為明公擒之茂大悦以珍為平虜將軍率步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隂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發氐羌之衆擊曜走之尅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尋遣使稱藩於曜獻馬

牛羊珍寳不可勝計曜遣大鴻臚田崧拜茂使持節假黄鉞侍中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大司馬凉州牧西域大都護護羌校尉封凉王加九錫之禮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别駕呉紹諫曰伏惟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旣往之患耳愚以為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齷齪必有乘人之規將

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工動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公哉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全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令國家未靖不可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邅之世紹無以對遂卒為之茂雅有志操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一作模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摹兄弟遂謀害茂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為信誘

而殺之於是豪右屛跡威著涼域茂嘗謂馬岌曰劉曜自古可方誰等輩也岌曰曹孟德之流茂默然岌曰孟德公族也劉曜戎狄難易不同曜殆過之茂曰曜可方呂布關羽而云孟德不及豈不過哉岌曰孟德挾天子令諸侯仗大義討不庭曜一小人卒用烏合之衆而能建威名成大逆天下莫之當其不優歟茂曰天生曜以滅中國殆不可以人事論也

太寧二年春正月黄霧四塞夏五月甲申茂寢疾臨終

執世子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臣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因下令曰吾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氣絶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殮以彰吾志是日薨時年四十八在位五年劉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成烈王及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二

前涼録三

張駿

張駿字公庭一作彦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者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

長史馬謨等諷溆沖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内置前後左右四率官繕南宫劉曜又遣使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冬十二月涼州别將隴西辛晏阻兵於枹罕不服駿讌羣臣於閑豫堂遣武威太守竇濤等率兵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

曹公綏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為恥也駿納之乃止駿遣參軍王騭聘於趙劉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冊府元龜作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矣乃厚其禮而遣之

太寧三年春正月駿猶稱建興十二年親耕藉田二月始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有黄龍見於揖次之嘉泉左長史汜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絶宜因龍興改號以章休徵駿不從辛晏以枹罕來降拜為護軍復有河南之地

咸和元年冬十二月駿懼為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二千餘戶於姑臧復遣使修好於

成主李雄

咸和二年夏五月駿聞劉曜為後趙石勒所敗乃去曜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東會將軍韓璞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子南陽王劉胤率步騎四萬迎擊屯於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秋七月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渡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

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輕動輕動不揵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劉曜與石勒相攻胥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乃與胥夾洮相持積七十餘日軍糧竭乏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劉胥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我羌胡皆叛不為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此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揵當無疋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

汝知力士衆咸奮於是使冠軍將軍呼延邪鷄率親御郎三千絶其運路脩自率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敗之遂潛逼璞營璞軍大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狐之罪一作過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脩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金城太守張閬枹罕護軍辛晏帥其衆數萬降脩遂失河南之地

咸和三年秋九月雨水大赦境內會劉曜東討石勒長

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其子胤猶守長安險阻路遥為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拒我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内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耶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

咸和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熈一作毗聞曜為石勒所擒大

懼與南陽王肖等率衆奔上邽諸征鎮皆委城奔潰

咸和五年夏五月駿因曜之亡復收河南地至於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五屯護軍與石勒分境六月勒稱天王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一作九錫之命駿耻為之臣不受留毅不遣初駿之立也姑臧謡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復有河南之地秋休屠王羌叛趙來奔趙河東王石生擊破之駿大懼遣孟毅還使長史馬

詵稱臣於勒兼貢方物時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栢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栢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念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公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於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伯法律犯死罪朞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内衆宿衞耳於是刑清國

富是年駿夢一人眉髮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駿寤問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孫亮以為祈連令

咸和六年春正月有彩虹五里隆隆如鐘鼓之聲又有石隕於破胡燋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里其處氣上黑如烟首如赤飆一作燄駿少而淫佚常夜出微行姦亂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貪惏以縠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簿賣田宅以償之

咸和七年羣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署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羣僚又請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缺然哉臣竊以為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為安踰

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重華為世子

咸和八年冬十二月駿初遣參軍傅穎假道於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至是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雄大悅淳因雄之有憾於南氏楊初也因說雄曰南氏無狀屢為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捲三秦東清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返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

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偽許之將使盜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賛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下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於建康者誠以陛下嘉尚忠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之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為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耶當相

放還河右耳雄司隷校尉宣一作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先往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返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本亦不來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憚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乃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娛一

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未能雪天人之大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耶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厚爲之禮而遣之淳至龍鶴募兵通表卒致命於建康朝廷嘉之初建興中燉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敢進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

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天使乞爲鄉導撫慰凉州時連有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爲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凉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猶稱建興二十一年而不奉正朔

咸和九年春三月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駿爲大將

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往來不絶駿讌羣臣於閑豫堂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黄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親犯令即法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曰夫法惟上行制無高下且黴黄生吾不聞過矣可謂忠之至也即於坐擢為燉煌太守是年天雨五穀于武威燉煌植之悉生因名天麥初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屬天下之

亂所在征伐軍旅之事無歲亡之及駿嗣位境内漸平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謀多所延納號稱賢君

咸康元年夏四月寧戎校尉張瓘敗趙將王擢於三交城駿遣西胡校尉沙州刺史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兹鄯善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所向風靡軍次焉耆國國王龍熙拒戰於賁崙城為植所敗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

栢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熈率其衆四萬人肉袒詣宣降於是西域諸國及前部于闐王並遣使詣姑臧奉貢冬十二月鄯善王元禮一作孟獻女妹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是年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晉興廣州廣州晉書地理志作湏武合十一郡為涼州以世子重華為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分

金城興晉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城漢中八郡為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為刺史分燉煌晉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事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於其中晝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珍極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一作正德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黒殿冬三月居之章

服器物皆依方色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駿士馬强盛雖稱臣於晉不行中朝正朔舞八佾建豹尾車服旌旗一如王者置百官官號府寺皆擬天朝而微異其名始設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僚莫不稱臣又有閑豫堂前有閑豫池池中有五龍晝日見彩移時乃滅水通變色遂鑄銅龍於其上初戊已校尉趙貞不附於駿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髙昌郡

咸康二年夏五月雨雪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羣僚極言得失境内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蒞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罸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喻之駿納之

咸康三年駿遣參軍麴護等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湖一作寂蔑餘波莫及雖

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
崇輝渥即以臣為大將軍都督陜西秦雍凉州諸軍事
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
資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
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
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
季龍李期之命皆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
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諠譁向義之徒

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燈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横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滿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荆揚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

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為石虎所獲不達京師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為縣令

咸康四年

咸康五年冬十月駿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咸康六年命西曹椽集閣内外事付索綏以著凉春秋
駿復遣别駕馬詵入貢於趙表辭蹇傲趙王虎大怒欲
斬詵侍中石璞切諫止之
咸康七年駿作薤露行曰在晉之二世皇道昧不明主
暗無良臣奸亂起朝廷七柄失其所權綱喪典刑愚猾
竊神器牝鷄乂晨鳴哲婦逞幽虐宗祀一朝傾儲君縊
新昌帝執金墉城禍釁萌宫掖邉馬動北垧三方風塵
起玁狁竊上京義士扼素腕感慨懷憤盈誓心蕩衆寇

積誠徹昊靈又作東門行曰勾芒御春正衡紀運玉璣明庶起祥風和氣翕來征慶雲蔭八極甘雨潤四坰昊天降靈澤朝日耀華精嘉苗布原野百卉敷時榮鳩鵲與鶯黄間關相和鳴菉蘋覆靈沼香花揚芳塵春遊誠可樂感此白日傾休否有終極落葉思本莖臨川悲逝者節變動中情咸康八年春正月駿遣其將和驎謝艾討南羌于閬大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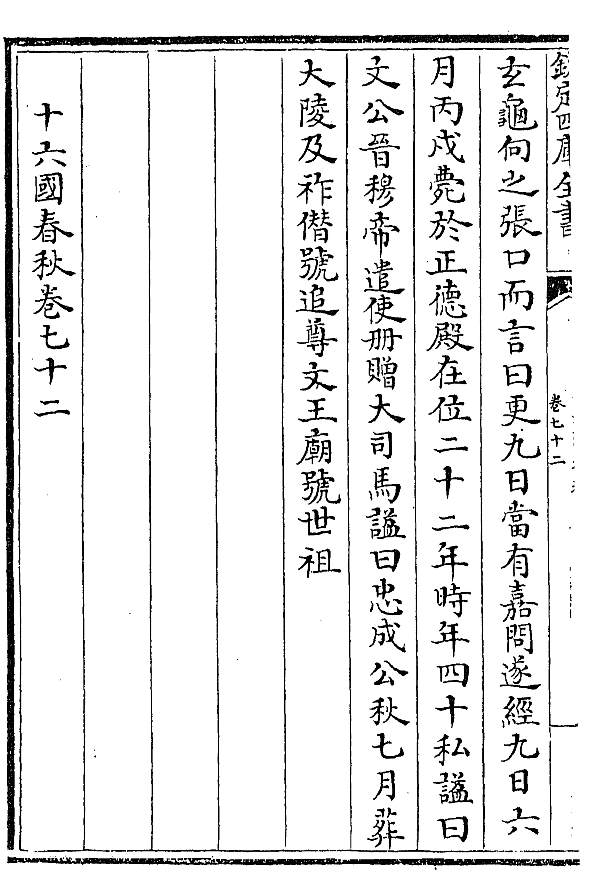
建元元年駿田於建西碻石縣秋九月改碻石縣為金

澤縣置狄道縣分屬涼州又以狄道縣立武始郡

建元二年秋八月天有大聲下震地盂池縣有怪夜室如晝曉起視西北閒有光明照地武威姑臧人有白興者以女為妾其妻妒之興怒以妻為婢為女給使郡縣以聞駿大驚曰自古所未聞也將為怪乎乃於姑臧市轘而殺之是月沈陰昏瞑霧霾四塞

永和元年冬十月駿復遣兵伐焉耆降之

永和二年夏五月戊子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



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六月丙戌薨於正德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晉穆帝遣使册贈大司馬謚曰忠成公秋七月葬大陵及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二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三

前涼録四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一作太林）駿之第二子也寛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晉永和二年夏六月右長史任處上重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太尉護羗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内建元永樂尊嫡母嚴氏為太

王太后居永訓宫生母馬氏為王太后居永壽宫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虎未幾虎遣將軍王擢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等徙七千餘戸於雍州虎又遣梁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進軍武威金城太守張冲降之縣令燉煌車濟守節不屈伏劒而死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之遣書誘致宛戍都尉宋矩矩乃自刎凉州振動重華悉發境内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兵恒

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欲以時日弊之復遣宋輯為之後繼濟河次於金城將決大戰乃有黑虹下於營中懼而遁歸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強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係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刼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於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勲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

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乃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黄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悦拜艾為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一作七千使擊之艾進與秋戰大破之斬秋將棊毋安等俘斬萬五千級秋七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於西

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令王統承大位百揆維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

永和三年夏四月麻秋進攻枹罕晉昌（一作陽）太守郎坦

以城大難守欲奔外城武威一作城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衆心動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據從悛言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雹一作拋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起雲梯雹車穿地應之殺傷秋衆數萬石虎復遣別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據督宋脩張弘辛挹郭普等拒之短兵接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據斬李嘉以狥燒其攻具秋

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足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鋭殆天所贊非人力也虎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秋等後繼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於趙復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次臨河秋以三萬衆來拒事

具艾傳艾遣別將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趙軍乃退艾乘勝追擊復大破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夏五月秋與石寧復率衆十二萬據枹罕進屯河南遣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越洪池嶺至於曲柳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振重華議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以為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名宜委以

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策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乃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於沙阜寧退屯金城秋七月石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率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來擊遂城長最艾軍進次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遁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艾還討叛虜斯國（一作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

八百戶獲牛羊十餘萬頭麻秋又襲擊重華將張琚琚敗失軍三千餘人枹罕護軍李逵帥衆七千奔降於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之冬十月乙丑康獻皇后詔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假節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方謀為涼王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羣僚共上重華為丞相涼王領雍秦涼三州牧使所親信人沈猛私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今曾不如鮮卑何

也臺加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
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
王大夫出使茍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吾子失言王
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内重爵不得過公漢高
一時分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
陵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
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為非者蓋蠻夷畜之也
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伐之聖上以貴公忠賢

故爵以上公位以方伯寵榮極矣鮮卑北狄豈足為比哉何子失問也且吾又聞之有殊勲絶世者亦有不世之賞今貴公始繼世而便為王設貴公率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迈洛陽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乎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乃止

永和四年重華自以連破勍敵怠政事希接賔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業當昇平之會荷當今之重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幾開延英乂夙夜乾乾勉

於庶政自頃內外囂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奕棊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略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憂懼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胆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揖彼近習弭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化重華覽之

大悅優文荅謝然不之改也是年天竺國重譯來貢其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笛銅鼓毛圓都曇銅鼓等九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永和五年秋九月凉州官屬復上重華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頹廢政事從事一作徵士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勍敵今遺燼

尚廣倉廪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豈可輕有虛耗以與無功之人乎昔世祖即位躬親萬幾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沈冤困於囹圄殆非明王之事也

臣竊未安重華善之

永和六年春二月重華讌羣僚於閑豫堂講論經義

永和七年冬十二月石虎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為秦苻雄所破率衆來奔重華厚寵之以為征虜將軍秦

州刺史假節

永和八年春二月重華遣將軍張弘宋脩一作宗懋等率步騎萬五千會王擢伐秦秦苻健遣衛將軍苻碩禦之戰於龍黎擢等大敗沒軍士三千餘虜張弘宋脩等王擢棄秦州单騎奔還姑臧重華痛之素服為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吊問其家夏五月重華復遣王擢率衆二萬伐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秦將苻碩戰敗奔長安重華因遣使上疏請伐秦曰季龍自斃遺燼遊魂取亂侮

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帥步騎七萬遥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勢山東騷擾不足曆懐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弾劒慷慨中情藴結秋七月康獻皇后詔進重華為凉州牧

永和九年秋九月重華欲誅西河相張祚厩馬四十匹其夜悉無後尾冬十月無雲而雷聲皆東南引日暴出

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十一月己未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册拜子靈耀一作靈耀為世子大赦境内殊死已下丁卯薨於平章殿年二十四載記作二十七在位八年載記作十一年葬顯陵私謚曰昭公及祚僭號追謚桓王廟號闕祖穆帝賜謚曰敬烈

張靈耀

張靈耀字元舒重華子也年纔十歲立為世子嗣事稱大司馬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涼州牧西平公伯

父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性傾巧善承内外初與重華寵臣右長史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張據及謝艾上言權幸用事公室將危宜盡逐長等重華不納及疾甚手令徵艾長等秘而不宣重華既卒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長等建議以為時難未夷宜立長君靈耀冲幼請立長寧侯祚祚先烝重華母馬氏乃密說馬氏遂從長議廢靈耀為寧涼侯而立祚尋為宋混等所攻乃使楊秋

胡將靈耀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張祚

張祚字太伯小字螽斯駿之庶長子也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長寧侯重華薨子靈耀嗣及靈耀見害祚遂自立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恣為淫虐通重華妃裴氏自閤内媵妾及駿重華子女未嫁無不淫亂國人士

相視以目咸賦牆茨之詩

永和十年春正月祚從趙長尉緝等議僭即王位於謙光殿（載記作帝位）立宗廟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下書曰昔金行失馭凶暴横行石羯氐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欵勤王旬朔不絶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徃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於茲矣今中原喪亂華夷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岳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

心辭不獲已勉從衆議待掃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乃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大赦殊死已下賜鰥寡穀帛加文武爵各一級收酒泉太守謝艾殺之追尊曾祖軌為武王祖寔為昭王從祖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桓王立妻辛氏為王后又立妻吒干氏為王后子泰和為太子弟天錫為長寧王子庭堅為建康王重華少子玄靚一作玄靖又作天靚為涼武侯改燉煌郡為商州其夜天有光

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黑氣一作風
晝闇災異屢見而祚淫虐愈甚尚書馬岌以切諫坐免
官郎中丁琪復諫曰自我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
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
大涼皇天垂贊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踰
西伯萬里通虔守節不二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
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
勲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

所以歸繫大涼義兵所以千里嚮赴者以陛下能奉晉室故也今既自專大髙競則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於闕下遣别將和昊伐驪靬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冬十月晉太尉桓溫入關秦州刺史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且慮擢之反噬乃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信人刺擢事竟不克祚益懼遂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燉煌會溫還而止更遣

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十一月擢帥衆奔秦

永和十一年即祚和平二年也祚廢諸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怨憤國中仲夏雨雪降霜殺苗稼果實行人凍死祚宗人河州刺史張瓘時鎮枹罕士衆強盛祚猜忌之遣別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廣徵兵三十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時張掖人

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不可行出必不還涼國將有大變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叱鸞為妖言沮衆斬之以狥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兵敗於外王死於内必矣祚族滅之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衆知祚必敗而凶暴彌甚上下憤憾秋七月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使瓘討叛胡瓘聞之斬孚起兵玲等濟河未畢又為瓘兵所破擒单騎奔走瓘兵躡之祚衆

震懼瓘遣兵傳檄州郡欲廢祚以侯還第復立靈耀先是驍騎將軍燉煌宋混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至是大懼八月混與弟澄等西奔招合夷晉衆至萬餘人遂以應瓘還向姑臧九月次於武始大澤混等為靈耀發哀閏月進至姑臧祚收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有舉手者夷三族祚登神雀觀琚嵩殺祚守門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闗納混等領軍將軍趙長開宮門

應之長等懼罪入閣呼重華毋馬氏出謙光殿拜靈耀庶弟玄靚為主混遂長驅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等破混也下觀勞之見混等乃案劒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為之鬬者長奮槊刺祚中頞祚奔入萬秋閣為厨士徐黒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内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祚立三年而亡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瓘入姑臧遂立重華少子玄靚為大都督大將軍涼王自為涼

州牧行大將軍事天錫即位備禮改葬祚於愍陵追謚

威王封子庭堅為金澤侯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三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四

前涼録五

張玄靚一作玄靖

張玄靚字元安重華之少子母郭夫人所生也祚既被殺宋混張琚等上玄靚為持節大將軍凉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始年七歲𡻕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大赦境内及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為使持節大都督

大將軍涼王自爲衛將軍領兵萬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行大將軍事以宋混爲尚書僕射改易僚屬隴西李儼據郡不受瓘命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歸之玄靚遣將軍牛霸率衆討之未至而西平衛綝亦據郡叛霸衆大潰單騎奔還瓘欲先誅綝以兄珪在綝中爲疑綝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綝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

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緱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衆擊緱敗之西平田旋復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瓘起兵以應緱旋謂基曰緱擊其東我等絶其西不出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兵二千人擊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至姑臧自是瓘兄弟強盛負其勳力有簒奪之謀矣

永和十二年春二月秦征西大將軍晉王苻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涼以書說玄靚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

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隣藩雖山河阻絶風通道會故來脩好君何怪焉璀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庶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凉之先王北面二趙惟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凉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禄乎璀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

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爲姧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璀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汙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璀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

包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况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殽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强財富有囊括關中席捲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氷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璀笑曰兹事當决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凉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璀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

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右將軍宋熈請取天龜觀壞以為宅玄靚不許升平元年夏五月東苑大冢上忽有地陷為澤地燃廣袤數丈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水深四尺執法御史杜逸言於瓘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族人

升平二年夏五月涼州牧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為賞罰無復綱紀郎中殷郇陳損益諫之瓘怙惡不改

升平三年輔國將軍宋混賦性忠鯁瓘憚而惡之欲殺

混及其弟澄因廢玄靚而自立徵兵數萬集於姑臧混知之與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掩入南城中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詔令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帥衆出戰混擊敗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衆悉散去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宗族入見玄靚遂以混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酒泉郡侯假節代瓘輔政混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

懼乎臚曰臚受瓘恩比時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為心膂是年六月大雨震雷晦𡨋平地水深六尺宮中四尺

升平四年夏四月驃騎大將軍宋混卒以其弟澄為領軍將軍輔政秋九月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攻澄殺之遂滅其族玄靚乃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同輔政

升平五年冬十月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

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復思為亂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吾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十一月天錫從兵士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

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去因帥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相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他無所問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乃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以天錫為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玄靚年既幼沖性又仁弱天錫

既克邕專掌朝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

隆和元年春正月晉詔以玄靚為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復改南州為祁連郡

興寧元年秋八月駿妻馬氏卒玄靚以生母郭夫人為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琭宗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被殺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一作濟南等議以玄靚幼沖國家多難須立長君勸天錫

自立閏月天錫遣肅等夜率兵入禁門潛弑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謚曰冲王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張天錫

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母曰劉美人玄靚死國人立之謁於太廟尊嫡母嚴氏為太王太后生母劉氏為王后時年十八自號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

州牧西平公凉王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師

興寧二年春二月詔以天錫為大都督大將軍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夏六月秦遣大鴻臚回國拜天錫為大將軍凉州牧西平公

興寧三年春正月天錫驕恣婬昏不恤民務元日與嬖幸褻飲既不受羣僚朝賀又不朝於永訓宫從事中郎張慮輿櫬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少府長史紀錫上

疏諍時政曰臣聞東野善騶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馬力已盡求之勿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不盡其馬明王之治必恤其民天錫亦不從太和元年冬十月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絶於秦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蕩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書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

兒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初隴西李儼以郡降秦既而復通於天錫十二月羌斂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叛秦就儼

太和二年春三月天錫帥諸軍攻儼使別駕楊適為監前鋒軍事前將軍向金城晉興相常據為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向白土天錫自將三萬人次倉松夏四月天錫進攻儼大夏武始二郡皆下之常據敗儼兵于葵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遣其

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於秦秦遣王猛及楊安王撫邵羌等帥步騎二萬救儼猛使邵羌追歛岐王撫守侯和羌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遣楊遹逆戰於枹罕東遹大敗殺士卒七千餘級猛遂與天錫相持於城下因遺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策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討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

太和三年天錫别置臨松郡

太和四年春立子大懷為世子是時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興地震陷裂水出天錫素服避正殿引咎責罪

太和五年晉復遣使拜天錫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元年時天錫之八年也火燃於地中三十餘所而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夏四月秦王猛破天錫于枹

罕獲燉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苻堅乃遣據率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閻負梁殊送之因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強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迴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求多

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稱藩於秦秦遣使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二年天錫母劉氏卒先是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徵燉煌處士郭瑀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理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

禮畢隱於臨松之薤谷鑿石窟而居之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天錫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得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為戰場二都盡為寇穴天子僻陋江東名儒淪

於異域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禄非逃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髪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

寧康元年春正月天錫以世子大懷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更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為世子以焦氏

為左夫人秋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地動樓崩八月天錫寢疾美人閻姬薛姬皆自殺冬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

寧康二年秋七月初安定梁景燉煌趙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景肅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子以為已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為字故名景子曰大奕肅子曰大城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憤從弟從事中郎張憲輿櫬切諫不納

寧康三年苻堅強盛每有兼并之志屢來攻之兵無寧歲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天錫大懼乃立壇於姑臧刑三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遥與晉三公盟誓獻書於大司馬桓温期以明年夏誓同大舉都會上邽乃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温甚器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彝嘲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

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慱曰明公脫末之思爾短

尾者則為刁也闔坐歎服

太元元年夏五月天錫在位十三年秦苻堅下詔曰張

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

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

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

命即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又命秦州刺史苟

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為萇後

繼秋七月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議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録事席仂曰先公既有故事以愛子為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為之計此孫仲謀屈伸之法也衆以仂為老怯咸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内今一旦委身於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内外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據知其不捷也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攘袂大言曰吾計決矣言降

者斬使謂負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負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母嚴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横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不聽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之八月梁熈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濟帥衆降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熈等會攻拔纏

縮城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常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自將餘衆五萬軍於金昌安西將軍燉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為宣威將軍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建出於行陣必不為國家用秦軍深入吾等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粮運決一朝命矣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故止姚萇率甲士三千為前鋒馬建帥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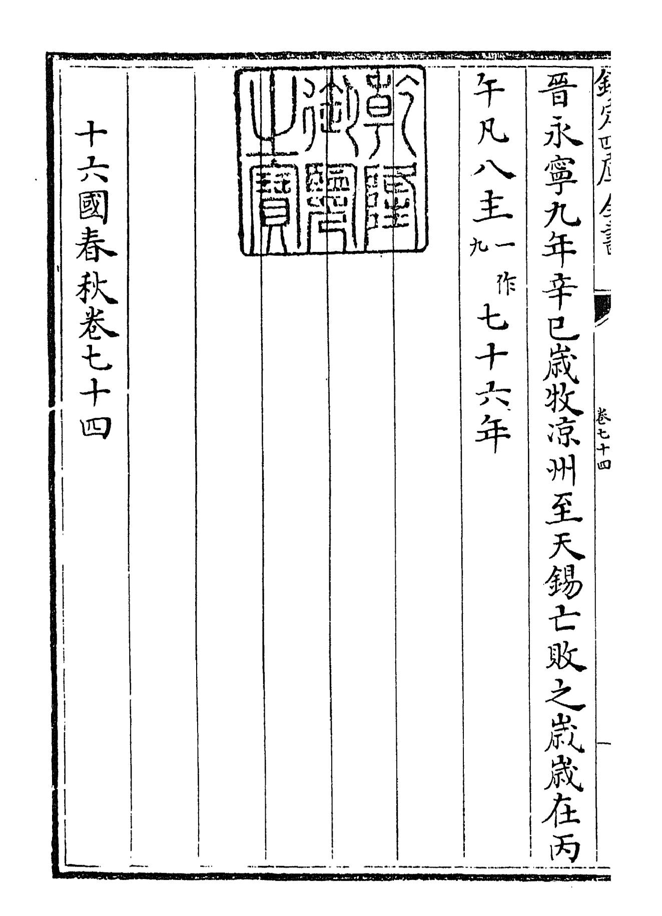
人拒戰大敗迎降餘衆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癸巳秦
兵入清塞天錫復遣司兵趙充哲中衛將軍史景等帥
勁勇五萬與萇戰於赤岸復為秦兵所破充哲戰死景
亦没於陣時有風昏闇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中又叛
天錫窘逼乃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納
左長史馬芮之言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茍萇
釋縛焚櫬送於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苻堅以
梁熈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餘

皆安堵如故封天錫為歸義侯侍中比部尚書還右僕射初秦兵將征天錫先為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先是駿初立時涼州謠曰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羖羝蕩滌簸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來伐涼不克至堅而降之也又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又夢一綠色狗其形甚長從城東南入欲咋之天錫床上避匝乃墮地後苟萇來破姑臧著綠地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所夢旬

日而國亡又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危脆之物也此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又天水太守史稷暴疾而卒五旬乃穌云見凉州謙光殿中皆生白瓜至是秦使中書令梁熙等來伐熙小字白瓜其後天錫為苻融征南司馬從堅至壽陽一作春堅軍敗績乃於陣南奔建康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為左員外散騎常侍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縱害遂至失

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禄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雖遐方殊數亦邁人之傑也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江渚司馬著作未詳姓氏往詣之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珣有雋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証據乃遂訝服及歸朝後甚被寵遇朝士以其國亡身虜多共毀

之然甚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於時會稽王道子（一作孝武）問其西土所出何物為美（一作可貴）對曰桑葚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妒心其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夷乃用天錫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贈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謚悼公子大豫後逃奔河西當呂光時起兵攻姑臧不克為光所殺（詳具光傳）自張軌以



晉永寧九年辛巳歲牧涼州至天錫亡敗之歲歲在丙午凡八主一作九七十六年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五至七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馮曰琮

謄録監生臣周元擢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五

前凉録六

張肅

張肅寔之叔父也為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劉曜逼長安肅聞京師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裔難至不奮何

以為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合族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之所堪也乃止及聞長安不守慜帝蒙塵悲憤而卒

張瓘

張瓘祚宗人也為河州刺史士衆强盛祚猜忌之密遣兵圖瓘瓘率衆拒之殺祚於萬秋閣遂入姑臧立玄靚為涼王自為涼州牧瓘性猜惡賞罰皆以愛憎無復綱

紀郎中殷郇陳損益諫瓘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莫有言者後又謀廢玄靚而自立事未遂閰與玄靚同車出城城西橋梁牢壯而三梁忽摧折又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氐奴要當截汝頭瓘甚惡之乃日日散錢帛於人以樹私恵而都街殺人朝夕不絕思為亂者十室而九東苑大冢上忽有流水城北大澤地忽火燃廣延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以應水火之變刺史舊事正旦放烏瓘所放出手

輙死有鸛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宋混遣弟澄即於巢所害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反為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曁我矣乃先殺妻子三十口而自殺先是太白守輿鬼占者以為州分當有暴兵瓘欲誅諸宋以厭之而瓘竟為澄等所殺

嚴氏

嚴氏重華之嫡母也少有志操率下嚴厲慷慨有丈夫之節重華嗣立尊為太王太后居於永訓宫及天錫僭

位仍尊爲太王太后天錫滛昏驕恣不恤民務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張慮與櫬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太后尋以憂卒

馬氏

馬氏重華所生母也美姿儀初爲駿昭儀重華嗣位尊爲王太后居於永壽宮會重華卒遺命冊拜世子靈耀爲嗣其庶兄長寧侯祚先與馬氏烝滛乃密說馬氏以靈耀幼冲須立長君馬氏從之祚遂僭立滛虐不道族

人河州刺史瓘起兵誅討領軍趙長等懼罪乃入閤呼馬氏出謙光殿立玄靚為主而殺之遂尊為太王太后晉興元年卒

閻氏 薛氏

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因色並有殊寵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為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於前供掃灑於地下耳誓無他志也疾篤二姬皆自刎及疾瘳天錫追悼之

以夫人禮葬焉

宋配或作宋醜

宋配字仲業燉煌人也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麟甲軌任為謀主鮮卑若羅拔能為寇軌以配為司馬率兵擊之斬拔能俘虜十餘萬屢立戰功及劉曜入寇京都傾陷軌復以配為前鋒督護帥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仕至西平太守

宋混

宋混字玄一燉煌人仕重華驍騎將軍張瓘之誅祚也混起兵應之及瓘擅政苛虐任情乃欲謀誅諸宋廢玄靚自立混知之與弟澄率衆誅瓘玄靚以混為驃騎大將軍尚書令輔政混晝寢見瓘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之則無所見乃大驚怖因而寢疾玄靚及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以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

大任殿下倘未棄臣臣弟澄政事頗愈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厲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自驕人又見朝士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路之人為之流涕

宋澄

宋澄字玄安混之弟也混死澄代為領軍將軍輔政時以旱祈雨帶石山澄欲登之左右曰世人云登此山者家破身亡澄曰安有此也策馬登之馬倒傷足御史房

屋柱自燃燋折或曰柱之為字也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燋宋破而主存災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乘馬五足在厩中一夜髦尾盡禿人曰尾之為字也上尸下毛髦尾盡禿毛去尸存絶滅之徵也澄曰吉凶在天知可如何澄後燃燈油忽變為血二歲小兒作為老公呼曰宋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未及一年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殺之盡誅宋氏先是謡曰滅宋者田土子邕一名野至是而應焉

宋矩

宋矩字處規燉煌人也慷慨有志節仕重華為宛戍都尉石虎遣麻秋等攻大夏大夏護軍梁式一作或執太守宋晏以城應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主覆宗偷生於世也乃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宋纖

宋纖字令文（一作艾）燉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靜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閤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一作爲鎖）重門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

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王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明究經緯著論語及為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祚後遣使者張興辟為太子少傅興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太子大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殁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數勿告

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氾瑗

氾瑗字伯玉燉煌人也與同郡宋配陳𤨏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然氾生腹有逆風當以兵死而無後瑗仕軌為中督護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舉兵誅叛瑗率眾二萬討稚乃先遺稚書令其速降稚遂率眾迎降未幾瑗為亂兵所殺

氾勝 晉書作氾騰

氾勝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中郎值天下亂乃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家財五十萬悉散之於宗族柴門灌園以琴書自娛軌徵為府司馬固辭不受曰門一杜其可開乎病兩月而卒

氾褘

氾褘字休臧燉煌人為福禄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

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之休祖謂禕曰君不聞寧逄三千頭虎不逄張休祖乎禕怒以印繫肘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事聞休祖坐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禕左遷居延令後仕寔為左長史

汜昭

汜昭字嗣先燉煌人也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滯有人於夜中投昭以黄金者昭責而遣之其人大慙而退

辛攀

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也父鑒晉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著名秦雍為之諺曰三龍一門金友玉昆攀年七歲隨父在京師北地程曉攀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騂犢孺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賓客大奇異之建安三年為晉大鴻臚使涼遂留仕軌

辛憑

辛憑字士彥隴西狄道人也仕茂為燉煌太守惟有一

子髦至狄道省墓遇袍罕護軍辛晏反叛爲晏所執遇
勸茂討晏茂曰髦在彼如何遇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
茂曰子純臣也乃賜爵關內侯

辛理

辛理隴西人綝弟也美容貌軌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
理割鼻自誓軌不能強大怒徙爲燉煌太守護羌校尉
遂以憂死

江瓊

江瓊字孟琚陳留濟川人初仕晉為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之亂棄官西奔遂仕於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

王橫

王橫太原晉陽人仕軌為參軍晉室之亂遂奔於武威之姑臧子孫因世居焉

張世度

張世度燉煌人也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

疲鄉人宗族死於京師者十餘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

索孚

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為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強弱矢有銖兩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雖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怠雖以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駿辟為參軍時駿議治石田孚諫曰凡為治者動不逆天機作

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穀不塈磐石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今欲徙石為田運土植穀計所損用畒盈百石所收不過三石而已竊所未安駿怒出為伊吾都尉累遷至張掖太守後河州刺史張瓘鎮枹罕士衆強盛祚猜忌之乃以孚代鎮枹罕為瓘所殺

索襲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虛靖好學州郡屢徵不就舉孝亷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

篇多所啟發不交當世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茂時燉煌太守一作武威陰澹造之與言終日樂而忘反出而嘆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為三老曰今四表寧輯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即赴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

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内宅不彌畝而忘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光之不顧蔑以過之乃謚曰玄居先生

索紞

索紞字伯夷燉煌人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

易謳能使戚者起舞當時之人號曰雍門調

索苞

索苞燉煌人有文武材藝舉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尅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為步羌三千人所圍窮守狐違壘當破沒苞以車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搥頭拊掌大笑羌皆佩楯耀刃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徐弨弓接矢繞搥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

百計羌即散走稱神

索紞

索紞字叔徹燉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唯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紞曰氷上為陽氷下為陰陰陽事也如君所

夢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恰至仲春而成婚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統曰馬為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柏墓門像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君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宴妻弟貫摹謀反伏誅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

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郡功曹張邈常奉使晉州夢狼噉一脚紞曰脚肉被噉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果行宋桶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桶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紞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食肉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食肉矣凡所占夢莫不終驗太守陰澹命紞為西閣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

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濬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如君所夢一作士如歸妻

索綏

索綏字士艾燉煌人父戢晉司徒綏家貧好學幼舉孝廉為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為儒林祭酒駿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綏著涼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命儁十餘篇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初綏夢東

有二角書詰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以問索紞紞曰大角朽敗腐棺木也小角有題題所詰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果至重華時讌羣臣於閑豫堂講論經義顧問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眀父字為何四皓既輔太子住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娃丌官氏女老眀父名乹字元泉貽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单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懐胎八十年乃生

老子四皓還不臣尚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令長安有四皓墓為不還山也玄靚僭號五年夏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祈旱之文昔周愳之出漢吾丘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玄靚乃止

索充

索充燉煌人充夢天上有二棺落於充前以問索紞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

司徒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守功曹既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半下半男字也又屬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

陰澹

陰澹燉煌人弱冠才行忠烈州請為治中從事澹割身訴枉軌任為股肱參與機密轉督護參軍武威太守軌保涼州澹之力居多澹嘗從索紞求占夢書紞曰昔入太學因一叉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名姓有似

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卒不與及駿嗣位涪弟鑒為鎮軍將軍駿以陰氏門宗強盛而功多也遂忌害之乃諷其主簿魏纂誣鑒謀反逼令自殺於是大失人情既而駿病見鑒為祟遂死其後三年纂亦病見鑒在側亦死

張諮

張諮燉煌人也仕軌為著作郎撰涼記八卷多記軌事

張斌

張斌一作賦文字洪茂燉煌人作蒲萄酒賦文致甚美初舉孝廉夢竪竿中天以問索紞紞曰此未字也既而果停

張植

張植仕駿為西域校尉與奮威將軍牛霸鑾騎校尉張冲從沙州刺史楊宣征西域時值六月至於流沙無水士卒渴甚死者過半植乃剪髮肉袒徒跣升壇慟泣祈雨俄而雲起西北雨水成川乃殺所乘馬祭天而去遂平西域以功拜西域都尉重華時石虎使王擢麻秋等

攻武威進次金城太守張冲告急植復與奮威牛霸率騎救之城陷引還

李弇

李弇字子完隴西狄道人也弇本名良又妻姓梁駿乃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改名曰弇仕至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其孫暠王有涼土遂為西涼王

常據張一作璩

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邢崗相拒十餘日據衙枚宻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遷寧戎校尉麻秋之攻枹罕也據固守大城秋率衆圍城上西北隅據使宋脩等拒之短兵接戰俘斬二百餘人秋衆乃退重華時仕為騎都尉性直敢言見長寧侯祚與寵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謀將為亂心不平之重華末年有螽斯蟲集安昌門外緣壁逆

行據因諫曰螽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願請出祚以安涼土重華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為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及重華卒祚果殺靈耀涼州大亂天錫嗣位遷為征東將軍秦苻堅使姚萇等攻涼據率衆三萬軍洪池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會萇率甲士三萬為前驅與據戰於洪池據兵敗績馬為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

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劍而死

馬岌

馬岌仕茂為叅軍劉曜自隴上率兵來擊涼州大振岌勸茂親出拒之乃出次石頭曜衆引退及駿嗣位轉為涼州刺史酒泉太守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江之西即

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禆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乃為立祠祀之重華時為左長史祚既即位累遷尚書時災異屢見而祚滛虐滋甚岌以切諫免官後祚慮秦降將王擢反噬乃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人刺擢事竟不克為擢所殺

張冲

張冲字長思燉煌人家財巨萬悉以散之鄉閭時人為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趙將麻秋進軍武威冲為金

城太守衆寡不敵遂以城降秋

童巽

童巽字子舉博學有才太守京兆諒舉巽上掾歷主簿功曹諒後卒官巽衰經送喪道遇寇虜衆皆散走巽以身蔽柩慟哭嘔血賊欲破棺巽叩頭救請頭破血流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車濟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大量仕重華為金城令

石虎將麻秋攻陷武威金城太守張冲降之濟守節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嘉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謝艾

謝艾燉煌人仕重華為主簿兼資文武明識兵略麻秋入冦涼州艾自許破敵乃以為中堅將軍帥步騎五千

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遂大破之封為福禄伯既而以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次臨河逆擊麻秋艾乘軺車戴白帢鳴一作冠鼓而行秋遥覩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秋等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敗走艾

乘勝追擊復大破之斬秋將杜勲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以功遷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禄縣侯食邑五千户帛八千匹麻秋復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南使王擢略地晉興艾復為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步騎二萬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軍正將軍任遐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賛也破之必矣乃密令與陽初曰令遣舍人孔章持口論要密將軍可差心腹人詣致珊瑚鞭勒一具遺王

擢使王擢狐疑於將軍父子事得施矣軍次神烏王擢
與艾前鋒戰敗退逌河南艾遂進擊秋秋逌歸金城艾
乃為表獻晉帝云登三緯地乘六御天靖掃妖氛廓清
異類重華以艾枹罕之功甚寵遇之左右疾其賢共相
譖毀出為酒泉太守重華寢疾嬖臣趙長等與長寧侯
祚結異姓兄弟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
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為亂宜盡逐長等既
而疾甚手令徵艾為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長等

匿而不宣祚既僭立追恨殺之先是涼州大風拔木黄霧下塵識者以為任非其人之象會重華信譖出艾未幾身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

張頎

張頎仕天錫為西域校尉天錫僭位元年頎以舊怨殺麴儉儉臨刑具言取之後頎見白狗以刀斫之不中頎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暴卒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五徵皆不應命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善史書不就州郡之命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為太子友荷上䟽乞還祚許之遣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祁嘉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聞

牕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脩飾人世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宫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厮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重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床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張存

張存燉煌人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脚不得動欲使别更以針解之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五